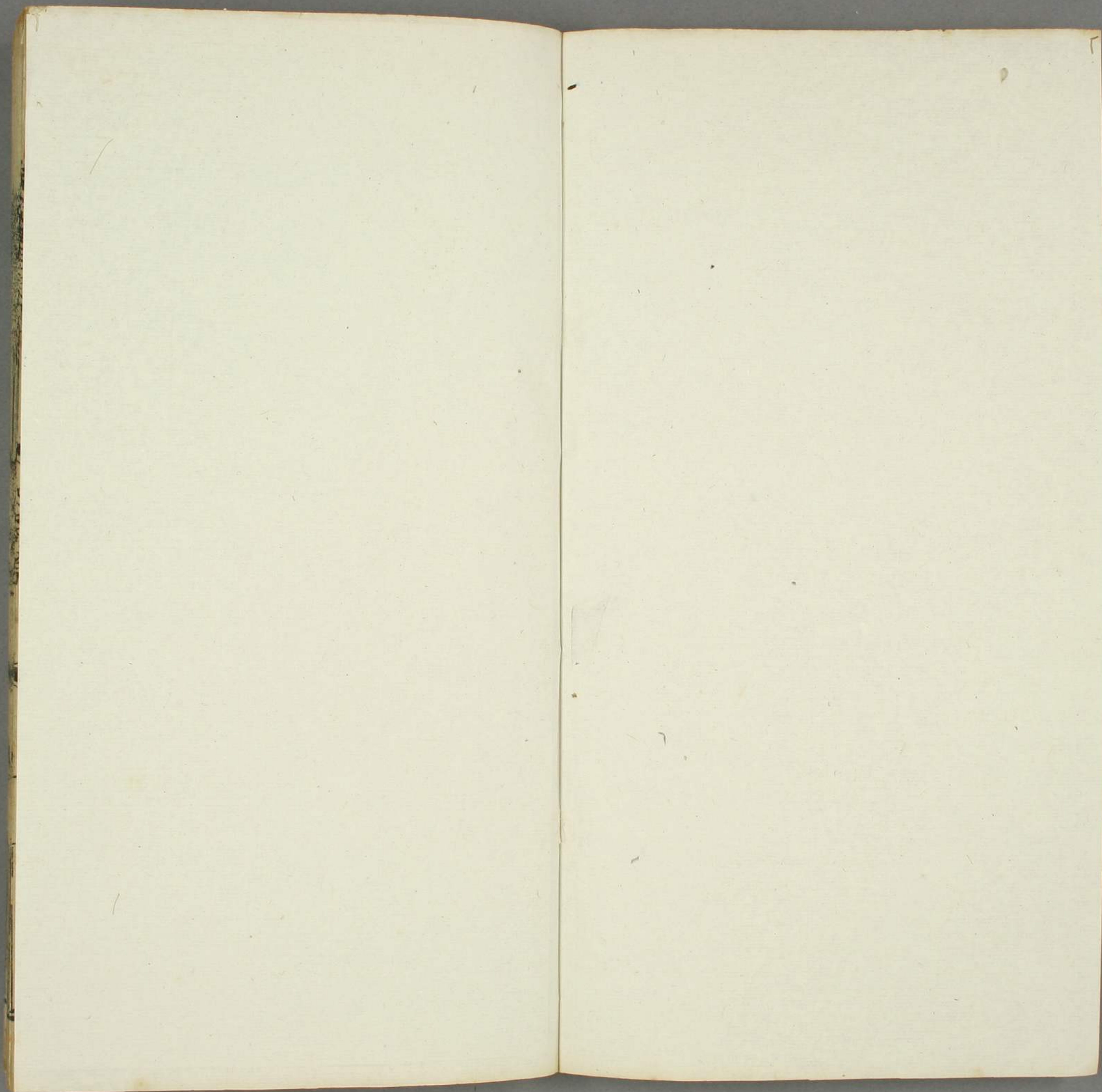


卷三百四十之三
四百三

7伊4
1046
95





74
1046
95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

四裔考

宋儒 鄱陽 馬 端臨 義文 所 詢那 貴興

杜氏通典曰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畜牧為業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

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

能擊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

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羨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各不諱而無



利
284
95

文獻通考

四裔考

一



字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騊駼驂騑

言其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駟騊駼驂騑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駘野馬類也主北海驛駘駘類也駘徒何反

駘音天駘音提駘音陶駘音圖驛音顛又云驛駘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徐狁

懿王時德衰侵暴下及涇陽今安定平原郡地並涇水之陽人被其苦至魯孫

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

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維邑東

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洛

之上郡銀川魏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樓煩故

地燕北有東胡山戎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在往

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

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河同于戰國稱武靈王變俗胡服晉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關為塞武帝

元朔二年遣衛青渡河西至高關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

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統時帝都在秦折謂西河疑

是此處其高關尚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

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遼

平即遼東所治今安東府置上谷河間瀋川等郡漁陽今漁陽郡之北襄

郡遼西遼東今安東府地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氏之後伐奔北

夷至七國特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

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

獻當時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渡河

南復其故地今各文安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

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

文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蕭關今平涼郡燒回

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鬼錯說召

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

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復北矣漢境又

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隔絕羗胡遂通西域宣帝時

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

臣郵支奔康居為其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

王嬪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煇郡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言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

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

于發兵屯成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

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年其國飢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

南單于欵塞願求為藩蔽并北狄入居雲中今榆前郡地後又

移居美稷河郡臧官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君息人不許

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

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

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為桓漢

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

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

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

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

種石魏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

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盛靈武神麌中強盛

州焉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天武神麌中強盛

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論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

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
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
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
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
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
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
勝今蔚陽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
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
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總管張寶
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
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
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云其西突厥自開皇中國亂各自

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
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
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自稱可
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驄谷仁節死焉
賊又陷冀州今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
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
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
燕趙秦王國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互
置吏租皆入府幕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

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法雖
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穀者十萬張工且反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
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
褫胡也擔處廉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
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千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所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

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
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
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侵燕代
悉後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
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
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
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
單于姓孛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北姓孛鞮其國稱之曰撐犁孤
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貌也言其象
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王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

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

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

今亦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者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

谷以東直當也在今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

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氏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遠郡之北各有分地

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

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

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阻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

八月中暑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象騎馳繞三月乃止此其遺

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後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

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包累取之故其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其家財是

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

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高帝將兵往擊

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

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

大夫

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解數間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下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此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讓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

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孝惠高后時冒頓

復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

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

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今歌吟之

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

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

善令大謁者報書卑辭答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

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

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也為寇往來入塞捕殺吏卒詔發

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上

郡之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

單于遣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不告單于也聽後義
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
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
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少吏之敗約猶少吏
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
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焉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
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
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庫淺奉書請獻橐駝
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舍居
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

澤國非可居和親甚便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漢乃復遣宗人女為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宦人中行說傳
公王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也中行說既至因
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
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而無仰於漢也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
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
人衆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
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
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甘泉漢甘泉宮
在雲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

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
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時賈誼論邊事曰天
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微
今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為車舟
之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
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
必動臣切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
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吏以
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
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

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

罷戒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

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

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

中雲中今單于府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

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

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

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

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

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

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

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由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坡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矣堅甲利刀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謂射發之善者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筈以木板為鑑木薦以木板為背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劔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千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伎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伎術黃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銷壘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羨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詔原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蘭石雷石也可畏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謂謂之也總計城邑之中為中周虎落虎落外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及罪人過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罪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高產而他人能止得其

所驅皆令本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壹翁間闌出物與匈奴

交易謂私出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伏兵而待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薦門尉

史行徽見寇保此亭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單于得尉史

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

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

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

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

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得首虜七百人公孫賀

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為胡所敗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

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

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總也

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

谷蠡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亡降漢

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其年匈奴數萬眾入代郡鴈門明年

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

築朔方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眾其明年漢遣

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

人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春漢遣大將衛青將六將軍十餘

萬騎仍再出定襄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漢

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

故胡小王降漢封為翁侯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自次者

尊重次

于單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直度以誘罷漢兵

傲極而取之傲極也誘令變要其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

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

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

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

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

之即今佛像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

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虜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

匈奴亦來入代郡馮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

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黃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降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

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

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新秦詳西

地以西戌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

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

乃粟馬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

家發與糧重不與焉負戴糧食者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

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與猶遂獨與壯騎數

百濟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且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單于之走其兵往往

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

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

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替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尺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折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犂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道并從票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各也去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怨留吉遷辱之北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玉烏等關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

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替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尺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折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犂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道并從票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各也去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怨留吉遷辱之北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玉烏等關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

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在焉

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兵者以匈奴已弱可臣

從也揚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乃坐穹廬外見信信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謂等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遠太子

匈奴中所餘者無匈奴俗凡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

面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

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於是數使奇兵犯漢邊漢乃使郭充及泥

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于詹師盧立

年少號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

右賢王欲以垂其國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

受降城時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私

告漢以兵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泥野侯將二萬騎出朔方左

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泥野侯泥野侯併軍沒於匈

奴兒單于立三歲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為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

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列亭至盧胸山而使游擊將軍韓

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

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

擊救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一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

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匈奴黎湖單于立一歲死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

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

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

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

賂遣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

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

七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合

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李廣利及路博

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

北而單于以十萬眾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

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

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及商立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

出急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即郅君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

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

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

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妻

子坐盤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君水單于知漢軍勞

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

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

十餘年匈奴爭重墮續罷極苦之音重墮任者也墮落也續敗也

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

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

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

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

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與橋

同矯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

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

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

為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

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

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

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人有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

即穿井數百伐林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

是止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單于立三歲

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

首虜九千人生得旃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旃脫王在漢恐以

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旃脫明年復遣

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

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

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明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莫

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

王犁汗王四千騎無幾言不分三隊入日勒羣蘭番和縣也張

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

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

公主上言會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

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是以

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

嫂居次各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

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

反畜產遠後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

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

畜凍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

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計馬數萬疋牛羊甚衆又重以飢死人

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

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

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境省事矣壺衍鞬單于

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

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外城塞是歲匈奴饑

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明年西域城郭

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

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

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徯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與戰兵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降哥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輿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既而車犁烏籍為屠耆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

邪擊屠耆屠耆兵敗自殺屠耆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

匈奴傳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四裔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四裔考

匈奴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虱等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閩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閩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
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
所有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
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
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
今漢方盛為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削不能取復雖強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
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
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
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歿五原塞欽願朝三
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肅備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

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謂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
璽繡綬繡古庚字失草名也以夾夾王具劍標首鐔箭盡用玉為之
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茶戟戟也安車一乘鞍
勒一具馬十五疋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襲猶
今人言一副衣服也錦綉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
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
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
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有急保漢受降城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
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郵支單于亦遣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二

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使
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
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
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
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
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
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
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
送之郅支潛殺吉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郅支既殺漢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
數為烏孫所困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郅支乃結
兵西詣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

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慰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偕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

復入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

官良家子王嬭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元被其害臣

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胃

頻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

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

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
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障
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
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不犯約
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
激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
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皆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分爭
之漸五也乘塞登而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
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然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
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
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錄成十年之外百
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也繕治累世之功
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旬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於漢自稱恩德也請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忽
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臯立為
復株累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醢詣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單于上書願朝
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累單于立十年鴻
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眭留

斯侯入侍搜詣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
 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鞮王烏夷當入
 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囊智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
 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才斯入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
 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
 耳不必係於河水白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上田是
 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捷則不
 足二者皆微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奉以明之以
 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與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

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聖固如石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

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於是大

臣權善遺之以權道為書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

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既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

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微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

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

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

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

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

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匈奴名至太始

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
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
于爭立呼韓邪獲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顧制專制
為臣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
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其強難誅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焉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也籍湯
姐之場恙屬也蹈姐首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
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
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之
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

此乃上世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
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狃
往辭言單于國狃往昔扣好之辭以恐懼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
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象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
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
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立龍身無頭有尾高
向相似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綉繒布各各有差
他如河平時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為其去

降漢故以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

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曰孝宣孝元

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有犯塞者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

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

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

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

還付使者詔使中即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

而受之逆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會

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為孫亡

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為祖降匈奴者皆不

得受遣中即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

封封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東封函還時

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曰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

一名漢必享加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

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遣單于諭曉以

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

單于竒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之單于

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為桓莽

不許漢既頒四條匈奴以故事貢為桓稅為桓曰奉因寇掠其人

民重以印文改易蠻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

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

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大怒分

文獻卷三百四十一

匈奴傳

七

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
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
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
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
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
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
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
宣王儉狃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
猶蠱蠹之螫豉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
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
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
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
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
難也計一人三百糧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賣食
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
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
夏甚風多齎脯餒薪炭重不可勝鑊益之大者音富食糲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
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尾言前後虜要遮

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且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

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諸率見到之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

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

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

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

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成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欵

君子兄莽遣欵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

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

莽後遣欵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

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

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

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韋若

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欲云當為須卜單于

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叛敗漢兵既

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制爾綬王侯以

下印綬單于興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

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恩漢莽卒以敗而漢復

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南匈

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

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此季父孝單于興時以比為名右奠韃日

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

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

文獻卷三百四十一

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胃頰光武方內平諸夏未

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

功而匈奴轉盛銳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

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

關在今為川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

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

平陽城扶風今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殺掠

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

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

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

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

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五原

塞今九原願求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

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比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

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

臣獻國環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

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立自此匈奴分為二年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

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者使者曰單于當拜伏受

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稱臣今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左

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郴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

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奠韃左賢王將其眾及

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立左賢王為單

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

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請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璽

綬車輿馬金帛樂器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糲牛羊以贍給
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
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
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
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金帛大官御食單于子
及左右賢王各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國
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曰
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
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
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
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日逐骨都侯其餘
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立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弟焉

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擊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異姓

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

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

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遊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

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北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

單于既是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

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

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

縣偵羅耳目猶解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

文獻卷三十四

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與韃曰遂耳非敢犯遠人也二十七年比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

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賞郵支肯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悉納從之滅宮馬武

上書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

臨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

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威不過數年不從三十一年北匈

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立九

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卒弟汗

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卒比匈奴六七千騎入五原塞遂寇

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數月卒適弟

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

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

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使出寒疑有異

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
置度遼管使中郎將吳崇等將營士屯五原曼栢羨搜其年北虜
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華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
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畫閉帝患之
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女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
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女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
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
若蝗大飢肅宗命稟給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
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萬疋牛羊十餘萬歛五原塞降元和元
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
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
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
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遼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
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
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
宣立伊屠於闐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
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
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單于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
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奏安議許之
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
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
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倂北庭會
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庭

南奔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
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
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
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無報效之義願
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眾
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
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請從之永元六年以秉及竇憲等
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陷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
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引
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閼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
南部連尅獲降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
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耿夔所破逃亡其

弟於除鞬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為
北單于司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
權時之筭可得并禦北狄故也令朔漠既定宜入南單于反其北
庭并領降眾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冊
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耿夔即授璽綬劍具羽蓋使中郎將任尚
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誅五年
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五六年卒宜弟
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新降胡襲師子
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
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畧吏人燔燒亭帳將車重向朔

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
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
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北歲擊逢侯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
年北單于遣使請關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
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
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大
后臨朝亦不答其侯但加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
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
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
騎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
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
如初乃還所鈔漢民及羗所畧轉賣大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元初

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
騎亡還諸朔方塞降詔安之於頴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數將王匈奴
斬三將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遣黎陽營兵出屯中
山北界增置過遠諸郡兵屯塞下教習戰射技立四年卒弟休
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
殺朔方代都長史發沿邊兵討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
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
單于東討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
上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
首二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遂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
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

勦什物給練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
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
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奠鞮臺等畔寇鈔
美稷張負擊降之延嘉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
緣邊九郡張負計之諸部悉降負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
上立左谷蠡王相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
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石熹平六年交子呼徵立光和二
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為單
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搃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
醯酪十餘萬人友友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亦於扶羅即劉淵之祖而國
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請闕自訟會
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
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
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
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
韓遂等恃衛天子相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
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
以其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如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
者為師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次帥為都尉其左部居
于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大陵縣今文
者一萬落少猶四立于落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
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
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真上黨樂平諸郡縻不有焉太始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匈奴列傳

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植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
 邊患侍衛使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
 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
 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
 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
 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
 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
 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傅及萎莎胡等各
 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鞫等復率其種
 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
 有屠各種鮮支種鮮頭種馬譚種赤勒種捍螳種赤沙種鬱鞮種
 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種骨頰種跋大樓種廝屈種真樹種
 其官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安樂王左右漸
 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惟太子得居之其三十六等王皆用
 單于親子弟也其呼延氏最貴又有車陽阻渠餘地諸雜號滿中國
 官也其國人
 漢初高帝以宗文妻冒頓約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
 戎狄迭有中夏矣元帝父豹即單于
 羅之子左賢王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熾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
 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
 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徵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
 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幅裂自是
 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
 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

文獻卷一百一

日齋

十六

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求為并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雖豐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美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王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功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末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詭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

血墟帝宅 謂劉元海及托 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 京師勦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二於

無忿爭之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

北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種類繁曷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

為五部然大率皆居平陽晉左賢王豹之子劉淵假稱大

勢縱盜中原吞噬神鄉血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沒虜庭誠可

痛心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薨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大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師其

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大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
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分五部代皆家
于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
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
為左部帥大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
雋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蜂起
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
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
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
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
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王位尊劉禪
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王祖五宗神王而祭之進據河東攻
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
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
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
九年子粲嗣為靳準所殺曜討準殺之潛立後國號趙曜在位十
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
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羯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
曹祖耶奔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
射曷朱性克粗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太
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群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在平人師權
為奴後遂為群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

率數百騎赴之潘拜勒為前隊督潘既誅桑自號成都王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眾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鑒鑒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鑒凡五傳二十三年而亡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傳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改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擗敗之取姑藏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慶二年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屈列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肅聰世以宗室封橫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即將椎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世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為魏所殺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弈干奔于以女妻

之言於興與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城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奔干而奔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髮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各為統萬改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尋為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皆理決聞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馬牛羊以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計謀從其婦人准鬪戰之

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為輕使婦人至家時乃養

髮分為髻者勾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也字或為個婦人首飾釋名云皇

后首飾上皆垂珠步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毼氈毼也毼力則搖也箇古陌反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也鍍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捺及東墻東

墻似蓬草實如捺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

仰中國有病以及炙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力決

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

則歌舞相送肥養一人以絲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

而送之言以屬累大屬累猶付託也屬欲反累力端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

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

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

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

自相報不止請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

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

左地因徙烏桓為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為川落陽

是漢五郡也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復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家次

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擊匈

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誅其三

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王莽篡

位發烏桓兵擊匈奴屯代郡烏桓畔之匈奴因誘其豪帥羈縻之

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運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

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亡二十二年匈奴

國亂烏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

文獻卷三百四十一

四

乙

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向化詣闕朝
 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
 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為漢
 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冠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
 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
亦圓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

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
甯縣作寧史記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

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末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
 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

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也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
 谷九原縣名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

梁懂等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
 其大人戎朱廐為漢都尉順帝至桓帝末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

漸盛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今柳有立力焉者眾五千
 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七王右北平

今北平郡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嘉平四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叛入立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

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徐二州今彭城五年
 劉震為幽州牧震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

盛獻帝初平中立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
 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

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
 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

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推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師莫賀咄科勃並其種然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郡界其言語習俗與

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郡界然後配

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

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羴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可為弓又豹羴子皮毛柔軟

音女滑皮羴音胡昆皮納羴並鼠羴胡羴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頰所破遠

竄遼東塞外與烏桓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

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

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

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

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

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

所居審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

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

所費又與烏桓匈奴更相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

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去高柳北三

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掠

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

七十餘里網羅山川水澤益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

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

下

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三邊為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曾皆之瘵疽也斯音介搔新到反塊答曰必燒反杜氏註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氏棄滎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塞國內海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

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令捕以助糧石至晉猶有數百

和乎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貪嗇不平眾叛者半和連死兄子魁頭與從父弟驚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眾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弱其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中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

兩部而已其後部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捷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勤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旂麾以鼓節為進
退建安中入貢後與烏桓寇邊鄢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
塞後復通貢魏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其後衆遂強盛控弦十餘
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
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
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
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北平漢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
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
更盛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
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
小兒在馬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字曰
統干統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
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託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恭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
又併麗結部七萬餘落祐隣孫利刃擊鮮卑吐頰及尉遲渴權收
衆三萬餘落傳至其孫傳太寒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
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為符堅所破率部衆悉降于堅堅署為南
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

于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萬餘以晉
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
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瀕川甘松匡明白馬死川十二
郡國仁卒于乾歸嗣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于金城
乾歸聲震邊服吐谷渾大人及鮮卑皆率衆歸之盡有隴西巴西
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後為兄子公府所弒子熾磐襲位七
年卒子慕末襲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
十六年而滅

秃髮

秃髮為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
北遷于河西其北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
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
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北果多謀略泰始中入寇
殺秦州刺史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
破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鞬部衆稍盛烏孤即復
鞬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
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代呂光攻尅金城
又破光兵降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羗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
死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五年稱河南王三年卒弟禿檀嗣
遂據姑臧後為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磐熾後為磐熾所鴆
自烏孤至禿檀三世凡十九年而亡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

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裔南單于之

遼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述漢北鮮其語與鮮卑頗異
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別部人皆剪髮而留其項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
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虛用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
普撥死子立不勤立尚魏文帝女立不勤死子莫瑰立部眾強盛
自稱單于莫瑰死子遜昵延立率眾攻慕容瑰為瑰所敗部人逸巨
俘其眾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瑰為瑰所敗部人逸巨
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
眾五萬餘落就徙之於昌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家奴
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自陸眷口中日
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日願使主君之智惠祿相蓋移入我
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眾詣遼西逐
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
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都里從弟末波等率
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
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
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
以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
龕鬱蘭之子率眾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龕於廣
固今北海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魏初渠帥有

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寧義
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如城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
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
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
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
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次曰廐有命世才畧晉太康十年又
遷于徒河之青山今柳城廐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
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廐自稱鮮卑大單于
因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眾乃立郡統之冀州人
為冀陽郡荆河州人為城州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
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魏嗣子廐之稚
毅多權略自以強盛遂自稱魏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

遷都於柳城焉韓即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

托跋氏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
宋齊二史又云漢或云黃帝之苗胤以黃帝土德謂土為托后為
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為
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
國三十六人姓九十九其後至誥分葺田於山澤歛見輜軒自天
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此
反期至先田蕤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誥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
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
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克部自統
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在今馬兄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

樂故城亦在今馬尼部使猗屯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為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分界長城原在今洛州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亮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未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各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天武以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亦曰芮芮又六代孫社論兇狡甚有

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以振北徙弱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杜論所并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立互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互互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龜二年夏四月天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論從父之躬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紹述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天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實憲故壘六月次於免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

種類前後歸降三千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
(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
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
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于
成(吐賀真)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
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
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
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互相
違通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
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
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

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
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
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
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
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宗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
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
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元戰場
十日一習秣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
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
相信晝夜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
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
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

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

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若一夫二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

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

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求逸勞而無怨計築長

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

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其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震息無時之備其

利四也歲常遊運亦得不置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

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

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十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

主配奴成弟善用兵西征高麗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誅

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俟力發率

眾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

千接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率眾討力發破之

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

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

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

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羨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

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

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

宜置吐若奚泉燉煌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

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

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

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縵而令高車能終靈其恥復推蠕蠕者

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頗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並之筭得使境

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頗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並之筭得使境

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頗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並之筭得使境

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頗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並之筭得使境

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頗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即下並之筭得使境

上無塵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周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鞬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基布不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蓋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為質凌奪為業而河西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環於東徧處婆羅門於西襲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求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我心一啓脫西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加外優納而須內備彌深時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

燉煌安置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環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為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環文為后阿那環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環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壘矣始阿那環初復其國盡禮朝廷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環統率北方頗為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環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環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即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環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環為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舍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那環叔父鄧叔子為主是時

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籍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隸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

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師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闕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躡踞媒嬾嬾音世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次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俗不繫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投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被除而群隊馳馬旋百市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骹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遠旋多者數百市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

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澤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太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斃鬻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何論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斤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輪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厥遠與

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可郡倚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群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今安定以東今安定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蝨具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師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踞

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

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至後魏明

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

後為齊神武所滅居河西者恃險不賓至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

稽胡郝阿保延州今郝狼皮延州今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

德共為影嚮周莊國巨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林擊破之建

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

收歛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

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三

翻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

今平涼郡

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

武城且渠氏

且渠茂虔都婁姑臧謂之北涼為晉所滅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

金山城狀如塊磬俗呼塊磬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

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
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
入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
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
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
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
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
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
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
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王社崙
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
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關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
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吸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

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
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薩
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籠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
官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焉為賀
蘭故賀蘭蘇尼閣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
羅吸官其高者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吐屯此如州郡
官也謂酒為匍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
故有安禪貝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特置附隣可汗隣狼名也取
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
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
狀
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
嚙啗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

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
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
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
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奮亂不能詳定多少
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其後大官有業護次設特勒次
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
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
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說
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
為寇鈔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
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賊十倍有
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斲

而且哭之勢理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

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
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
者歸即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
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窰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
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敦登
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
好樗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并既盛使於西
魏請誅蠕蠕主蠕蠕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杆
以攝圖為你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圖而統而東面
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控
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

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
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貧也齊有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
謂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
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盤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
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
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為之復讎入寇
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紹義他鉢病卒攝
圖立為大可汗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
獨洛木稱弟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
可汗子多承父業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
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
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

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為寇縱兵自木碛石門兩道入武威天
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
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
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
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
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
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
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穴俱
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
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乃
以河間王弘高頴震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飢甚不得
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

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
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
是分為東西郡自此分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
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
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
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
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
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
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求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貢奉表以聞後卒
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既而上書請
阿波死生之命高頰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
帝曰善頰伽施多郝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

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弟
子名阿波其國乃立鞅素特勤之子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
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悶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間
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染干夜以
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
也於朔州今馬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
主妻之部落歸之甚衆雍虞間又擊之帝復令人塞遂於河南在
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啓人畜
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間頻破之旋為部下所殺是歲
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先啓人遂

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

中沂金河自今榆林郡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在今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

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郡禮賜益厚啓人卒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

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

其弟叱吉設拜為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

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

衆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

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

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執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

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

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

以為援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

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

勤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

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

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

子什鉢必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徧直幽州

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使

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發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

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

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正道

為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

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

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

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

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又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

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

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

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本突利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

可汗今不有突利蓋襲其先考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

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

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

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

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

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

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

辭停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范君璋將兵

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

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飢荒

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范君璋期以二月

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

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太恩敗績沒于陣六月劉黑闥又

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于并州太宗

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

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

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

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

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

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
雅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
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
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
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
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
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
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郊進寇高陵
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侯
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
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有和親
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

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嘗先戮爾矣思力懼而
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
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
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
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馬蕭瑀以輕
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
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
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懼軍容
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
與和則必固制服此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
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
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

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
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
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
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鳴以王帛頑虜驕恣必
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
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
廻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
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
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
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
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
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譟貳頡利年大豐

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
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接梁師都令其部尚書李靖代州
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立行恭出通
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
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設蔭柰特勒
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
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
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
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
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
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
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

其家口館於太僕禦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必者始畢之子頡利之姪也隋太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

亦以恩意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其馬一身投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投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羅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

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
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
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
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
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
始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
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
俘內充祿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
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
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
所猜若內充祿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
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為獸野心非我族

類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
郡縣者以不欲使遣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
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
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
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
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有胡落
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
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
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劊殘之餘以窮歸我我全
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
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患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
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

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恩摩為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土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書言曰前破

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讎附磧北先畜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止之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眾

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
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
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
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
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
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衆所附
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向萬里
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之竟不至太宗
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品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

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及拔塞匄處木昆莫賀咄俟
斤等率部落皆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倨軍次阿息山車鼻聞
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倨率
精騎追車鼻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
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蔚督軍山置狼
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陀先統接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
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
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
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
新黎等七都督仙峒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為都督刺史高宗東
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嶽下勒
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

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孰匭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眾討之反為温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暮等統眾三十餘萬討擊温大破之泥孰匭為其下所殺汗擒奉職而還永宗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請行儉遂虜伏念請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噶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盜有眾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殺吐悉匭為葉護因温彦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育中國風俗知邊塞盡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大達于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化推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眾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饒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破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

破賊遽表請窮其餘

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遂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
出塞二千餘里覬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
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
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
骨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肉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
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眾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
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
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
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
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
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
遂攻討契丹部眾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眾漸盛武太后
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咄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
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
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
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
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
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
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寔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
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
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
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
積代以來降附李家閭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两兒在我今將
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眾十餘

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玄則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敷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祿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

其弟毗悉匄為左廂察骨咄施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與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鹽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因牧馬料其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

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
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佛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
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堠百八
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

議不同睿宗竟用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
於城下軍中股標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木不置壘門及曲敵或
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
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之心其後常元皆為朔
方總管始默啜西擊婆葛破城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

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侍
兵威震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沮
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六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
右驍衛令軍郭震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
之虜因退縮六拔懼不敢歸巧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

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疋物千段

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侯斤及子婿高麗

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

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負外大將封遼西郡公

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負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

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文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

進其姓默啜與九姓首無陷思布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

死布思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
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
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
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
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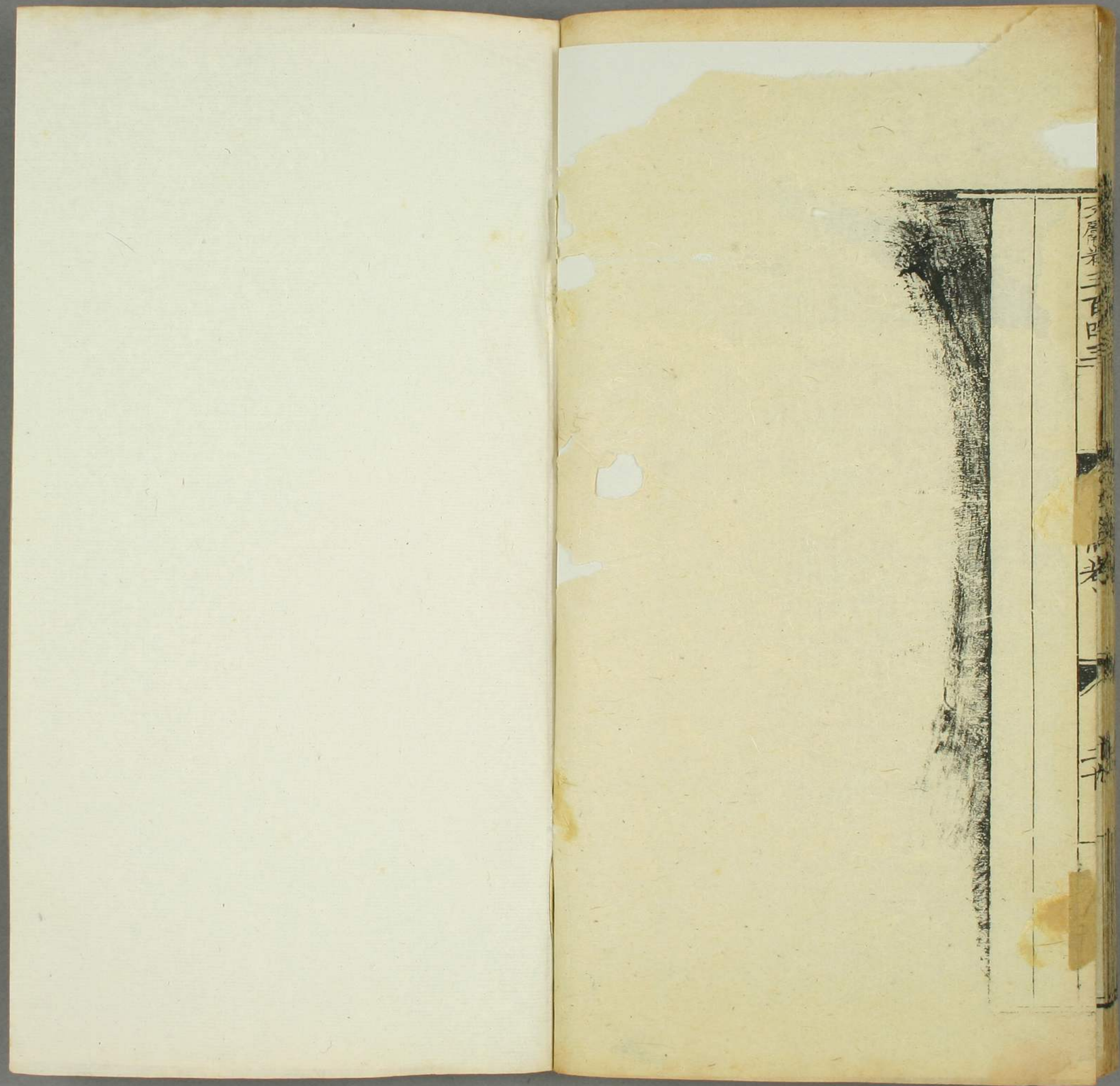
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
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
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雋貳及召默啜時衙官噉欲谷為謀主
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噉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
死發歸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
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
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
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
知運槩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崗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
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
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
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世欲南入為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

人和平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
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脩築城壁造立寺觀噉欲谷曰不
可突厥人戶寡小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
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
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
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
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
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番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
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令在北
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其馬計亦無能至此必
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
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

恆必不敢動若駿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
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駿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
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
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
悉密之衆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廻兵因出赤
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
兵邀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
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
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
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
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請尚公
主上世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一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

備突公兵部郎中裴光庭曰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各實
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
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
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
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
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
殺與妻及闕特勒噉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
國之與為婚矣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
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
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
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頗請不得亦實
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

卷之三十四
四裔考
九
扈從東巡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
比年遣六臣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帝
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
立其子為伊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為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
遣使來朝獻登利俄為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毗伽可汗子
又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
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為頡
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
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唆為西殺帝使
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蘇米施米
施遁亡其西葉護阿不思及葛臘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唆為懷
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
勒賜匄立是為白眉可汗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首為
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
波達于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
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
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匄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苑
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
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
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三層米三百四三

米

米

